

无论什么时候你需要我，
我都会抄起家伙，出现在你面前。

——女主人公的话

一滴青春

Yidi Qingchun

汪 汪 / 著

1987年，江城师大众女生心目中的男神，突然失踪了。

CEP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滴青春

Yidi Qingchun

汪 汪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滴青春/汪汪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 - 7 - 106 - 04861 - 7

I. ①一…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1051 号

责任编辑:李静

封面设计:翼虎

版式设计:翼虎

责任校对:乾风

责任印制:庞敬峰

一滴青春

汪汪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1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4861 - 7/I · 1212

定 价 38.00 元

序

XU

2017年1月底的一个黄昏，成都。

我从九眼桥顺江路一家小饭馆出来时，天已开始下起小雨。我漫无目的地走着，顺着府河沿岸，依次经过南门大桥、彩虹桥，穿过熙熙攘攘的武侯祠大街，一直走到琴台路风雨桥，然后钻进了临河的“在水一方”。

这个很诗意的酒吧，此时无人，丰韵的老板娘倚靠吧台，嗑着瓜子。我走到最尽头坐下，摸出一支香烟，琢磨着怎么写这个序。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冬天除了长满双手双脚的冻疮以及饥饿带给胃的灼烧感以外，印象最深的还有山嘴上那些高耸的黄桷树，每棵都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每年春暖花开时，总有一两个大大的喜鹊巢立在树尖的枝丫上，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一直回荡在悠悠的白云之下。树上方，天空是那么的美。

三十年过去了，我又站在了故乡的山冈上，雪花堆满肩头。

鹰从天空飞过，丛林野兔窜出。

我又想起了那个铭记一生的早晨：漫天风雪之下，一个小男孩赤着脚，手里捂着一个馍，向着那个饿着肚子的小女孩家疯狂跑去……

1987的青春早已远去

你是否曾经也和我一样

平静地说分手

转身却脸上挂着泪滴

来吧

今夜，我请你喝一杯

我们不说话

来吧

我的那些曾经的兄弟

还有那些讨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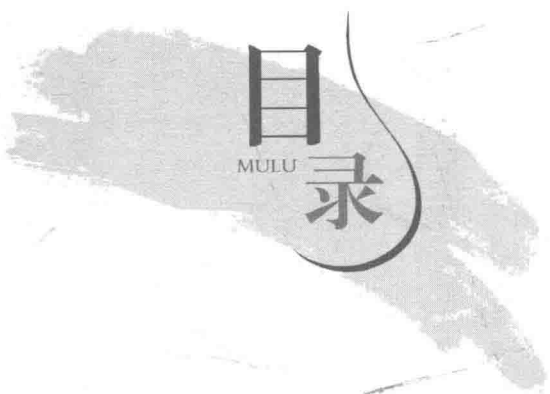
忧伤和哭泣

我要和你们

一道回到过去

汪敬东

2017年2月于成都



目 MULU 录

序 001

第一章 冬雪 001

第二章 夏夜 051

第三章 秋语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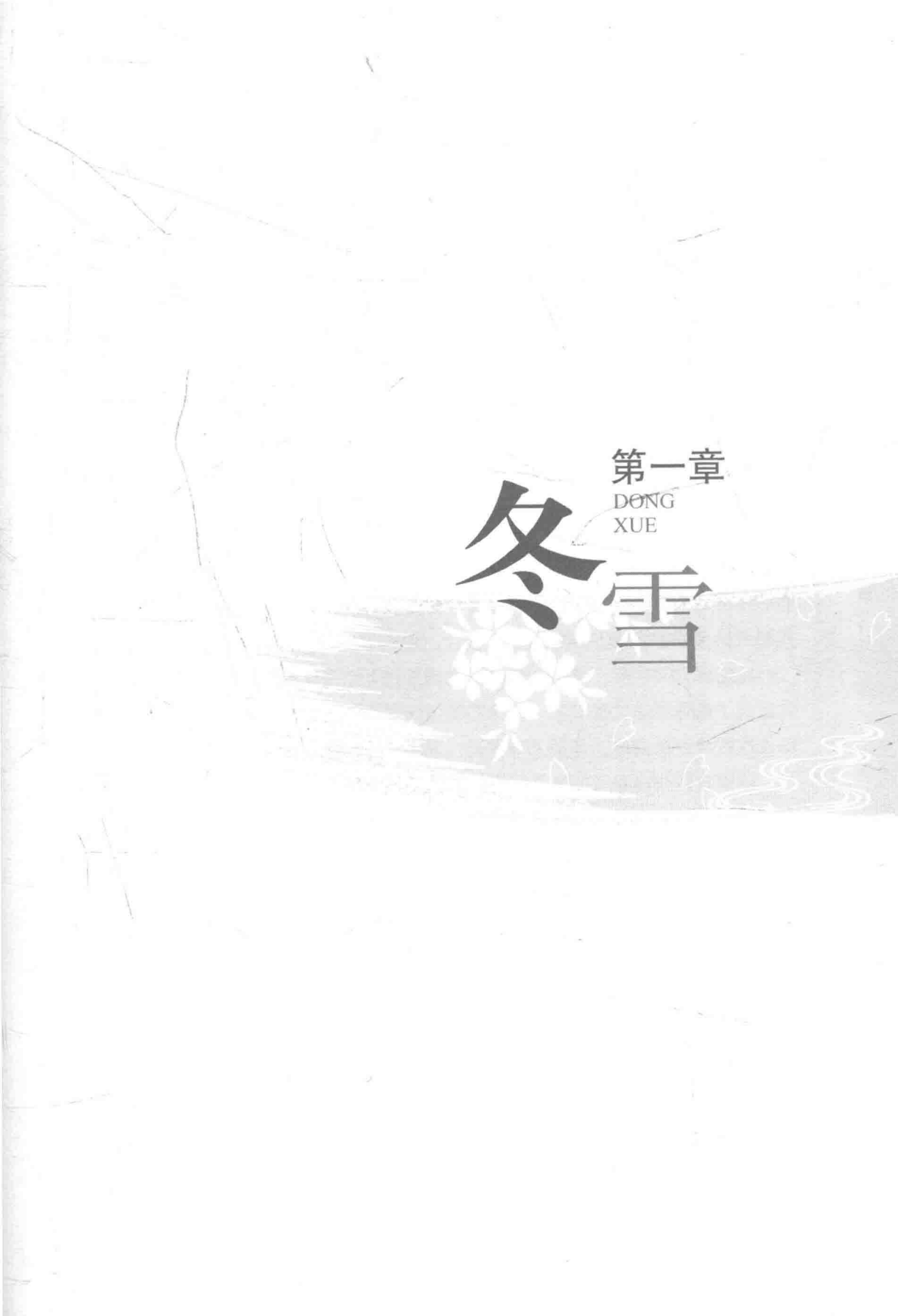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春光 213

后记 291

第一章

DONG
XUE

冬雪



月亮村最偏远的一角，有一棵百年老橘树，树旁有一座茅草屋。别看这两间立在荒山中的破草房，里面住的两人并不简单。老者梅老头，嗜酒如命，月亮村第一恶人，虽长得瘦小，却狠劲十足；膝下一养女叫梅花，虽穿得破旧，但却长得闭月羞花，是十里八村几十年来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正是她的美貌十年后差点害了住在山另一边一个小子的命。

此小子名叫高粱，是村上一个打石匠的独子，调皮至极。

梅花和高粱是月亮小学同班同学。

故事就从他们两人开始。

公元1978年初夏，梅老头家橘子树开满簇簇白花，花香飘到很远。

一个月后，月亮村半山腰一座石头房里，高粱走出来，抬头朝天上看了看，然后朝梅老头家走去。他到了后围着那棵已经挂满沉甸甸青色果实的橘子树转了几圈之后又快步离去。

梅花每天放学后，就抬一条凳子，在橘子树下面写作业。当压弯树枝又大又香甜的橘子由青开始转黄时，一群像野狗似的周边顽童，便又来到树周围转悠。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偷，却都无功而返，皆因这位漂亮姑娘的坚固防守。

一天，住在山那边的高粱沉不住气了。他邀约了两个小伙伴，一个因为长得黑，皮肤又粗糙，所以绰号叫核桃；另一个姓孙，又瘦，所以绰号叫猴子，两人比高粱低一个年级。三人商量后准备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核桃和猴子走到梅花面前，猴子抓起梅花作业本就跑，梅花追了上去，高粱趁机爬上树去，不停地往包里塞橘子，核桃和猴子则在另一边不停地挑衅梅花。梅花很快反应过来，她直接跑回树下，朝树上一声大吼。高粱一惊，从橘子树上屁滚尿流般爬下来，下得过猛，身上被刺了好几处，疼得他哇哇大叫。当他刚落地，就被个子比他高出半个头的梅花一把抓住衣领，梅花叫他把橘子拿出来。高粱一把将她推倒，从包里摸出橘子使劲扔向她。一个橘子砸在梅花的鼻梁上，鼻血从她鼻孔流出来。梅花用手绢去止鼻血时，三人趁机跑了。

高粱回到家后，心里很不服气，没想到一向诡计多端的自己居然栽在女同学身上，让他颜面扫地。

第二天，他和核桃再次溜到梅花家后面。

两人耐心等了一个小时，见梅花从橘子树下站起来，收拾好作业本往屋里走去，两人才悄悄摸到橘子树附近草丛，没敢轻举妄动。

其间，梅花从屋子里出来几次朝橘子树方向看。当梅花最后一次走进屋里，两人从草丛中一跃而出，飞快跑到树前。忽见一根长长的竹竿倚在树上，另一端放在一堆草上，两人发出一阵低声窃笑。

高粱朝竹竿走去，他准备直接用竹竿把橘子打下来。当他一脚踏在草堆上准备拿起竹竿时，他还未反应过来，就一下跌进了一个深坑里。核桃大叫一声“坏了，中了陷阱”。

当核桃把高粱从坑里拉出时，忽听远处梅花哈哈的笑声。那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如针刺在两人身上。

高粱和核桃垂头丧气走回去。

第三天，两人仍不善罢甘休，趁着夜色，又悄悄溜到橘子树附近。核桃躲在房前放哨，高粱负责上树。

高粱蹑手蹑脚溜到树前，四处张望，无人，只有草丛里蟋蟀唧唧的叫声。他轻轻扶着树干，刚往上爬了几步，就觉得手里不对劲，脚也往下溜。他很奇怪，树干表面咋有软绵而稀湿的东西，他把手拿到鼻子一闻，突然一阵发呕，高粱慌忙跳下来，把手胡乱伸向地面草丛。当他正想把手上的东西去掉时，一声口哨响起，核桃朝他冲过来，后面还跟着一束晃眼的电筒光。核桃刚跑到高粱面前，一个跟头摔在地上，高粱一把拉起他，两人连滚带爬窜进山林里。

梅老头高亢响亮的咒骂声从电筒光后面传过来。

“怎么那么臭？你把什么东西弄我身上了。”核桃突然惊叫起来。

“是猪屎，我们又中计了。”高粱气得咬牙切齿。

暑假后开学了，高粱、核桃和猴子三个死党时常放学后结伴回家。

一天下午，三人又跑到梅花回家的路上等着她，他们要给她好脸色看。一会儿，梅花从远处走过来，看见他们三人正坐在路边，知道他们又要耍鬼把戏。她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们身边时，三人将路空了出来，高粱嘴里念着“捡来的娃”。梅花没理会他，她刚要快步穿过他们时，核桃和猴子将一条绳子一下拉起来，梅花防不胜防，一下绊倒在地，三个人哈哈大笑。

“这个姿势叫狗啃屎，”高粱得意地说道，另外两人一阵狂笑。

猴子：“好像猪拱食。”三人更是笑得前仰后合，高粱还吹了一声口哨。

三人跑了，梅花坐在地上，很久没有站起来，眼泪都在眼眶里打旋了，可她硬是憋着，一滴也没掉下来。此时此刻，她恨不得把高粱撕成碎片。

梅花认定他是罪魁祸首，主意一定是他出的。

梅花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家走去。

时间晃晃悠悠地过去。

高粱和核桃他们仍时不时在学校捉弄一下梅花，以解他们的心头之气。但梅花却从不服输，有一次把高粱说得还不了口，两人差点动起手来。直到一个盛夏的下午，他们对梅花的“骚扰”从此戛然而止。

那本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突然一大片乌云袭来，月亮小学的山顶上开始刮起一阵阵大风，地上的树叶和泥土在灰尘中打旋，紧接着一道惨白的闪电掠过天空，伴随一阵低吼的雷鸣，女同学大声尖叫跑进教室。高粱和核桃、猴子在山坡上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们在大风中跑来跳去。

很快开始下起雨点，几个人仍在山坡上追逐，打闹。紧接着，小雨点变成倾盆大雨，三人拼命朝教室跑去。高粱刚跑到教室门口，突然像喝醉酒一样，一下重重跌倒在教室门口的泥地里，双脚不停抽动。

“高粱发羊角风了，”一个女同学大声叫道。其他同学一下围过来，看着口吐白泡沫的高粱，谁也不敢上前帮他一把，只是惊恐地看着。刚才还一起玩的核桃和猴子吓得躲进了教室。

梅花听见教室外面的吵闹声，走出门，被高粱不停抖动的双腿吓得浑身发抖。李富从办公室走出来，他的眼镜片上沾上了雨水，让他瞬间有些看不清，他低了低头，瞥了一眼泥地上的高粱，撇了撇嘴，大声说：“他自己会醒过来，死不了的，都回教室去。”同学们一个个不情愿地走开了。

雨越下越大，高粱很快全身湿透，没人帮他。梅花站在教室里，看着窗外躺在地上的高粱，眼泪开始慢慢流下，她已经忘记这个在雨中抽搐的人曾经如此恶毒地骂她整她，她只觉得此时躺在地上的他太可怜了。看着高粱像是只剩最后一口气将要死去的样子，梅花突然冲出教室，弯腰奋力把高粱抱起来，然后摇摇晃晃走进教室。她把高粱放在教室地上，又掏出她的手绢去擦他嘴角不断冒出的泡

沫，其他同学站在一旁麻木地看着她。

“好像死了。”有人小声地说道。

梅花丢掉手绢，一下站起来，她突然感到一阵后怕。正在她紧张地看着一动不动的他时，高粱的眼睛睁开了，他从地上一下爬起来。看见站在旁边的梅花一身的泥浆，再看看自己身上，高粱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向梅花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开了。

高粱当天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后半夜他想到一个弥补的办法后，他才停止了翻滚。

第二天放学路上，高粱问核桃和猴子，“昨天我倒在地上，你们两个咋不帮我，太不像话了，你们还是朋友不？”高粱很生气。

“我们想帮你，又不敢。”核桃小心翼翼地盯着高粱。

高粱指着猴子，“还有你，看见我还一直在傻笑。”

“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猴子低声地说。

“错了就完了？你们说怎么办？”高粱狠狠地盯着他俩。

核桃和猴子对视一眼，“我们赔偿你的损失。”

“我没有钱。”猴子有些急地打断核桃。

“谁要你的臭钱，今天和我去偷橘子，不得违抗。”高粱命令道。

两人一听干这事，兴奋得跳起来，猴子说：“我们听你的指挥。”

核桃问：“偷哪家的？”

高粱想了想：“母狗刚下了崽的那家，橘子又大又甜又好吃。”

猴子一听，刚上来的兴致下去了一半，“那狗好凶，像狼，狗窝就在树下，我害怕。”高粱嫌弃地白了他一眼，“真没用，有我在还怕啥。”核桃也说：“猴子，你胆子就像老鼠。”三人从路边一棵树上折下三根枝条，猴子不情愿地跟在他们身后，三人向那家院子走去。

三人猫着腰，刚走到那家屋后，一条大黑狗从院子里狂吠着冲出来，猴子吓得转身就往回跑。高粱顾不得他，抡起树枝就朝狗身上扫去，挨打后的狗嗷嗷叫着向后退，但一直离高粱不远，不停做出向前进攻的姿态，核桃也在高粱旁边挥舞着树枝大吼。跑出不远的猴子觉得很丢脸，又慢腾腾折回来。高粱命令他和核桃上树，他则和那条狗对峙。高粱向前，狗后退，高粱后退，狗又向前。

三分钟后，三人快速离开，狗停止嘶叫回到狗窝旁。

三人一阵小跑，翻过一座山，穿插来到梅花回家的路上。

很快，梅花背着书包一蹦一跳走过来。梅花看见他们后很惊讶，不知三人又要搞啥鬼名堂，她还是小心地走到他们身边。

“蹲下去，”高粱突然大吼一声。

梅花正莫名其妙之时，他们三人已经齐齐蹲在地上，然后纷纷把书包翻开。

梅花看见三书包青黄相间的橘子，一个个又大又圆。

“梅花，我们给你赔罪，这些橘子全都给你。”高粱抬起头看着她。

梅花笑着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一阵风似的跑开了。

高粱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站起来很失望地说：“不要算了，我们自己吃。”于是，橘子皮在三双手中不停翻飞，很快在他们身前落满一地。三人直吃得肚皮撑得浑圆，不停打着饱嗝，把剩下的橘子埋进旁边地里后，三人走了。

第二天三人放学再来取时，已被野狗翻得一片狼藉。

时间很快来到十月初的一个下午。第一节课课间休息时，高粱正在看一本漫画书。一女生突然尖叫起来，“梅花晕倒啦。”高粱扭头一看，梅花倒在她桌位前的走道上。高粱冲过去，蹲下身子扶起她，梅花的头软软地靠在他手臂上，高粱和在场一同学把她抬到座位上，梅花有气无力地趴在桌上。

一女生：“梅花没吃午饭。”

另一女生：“梅花早饭也没吃。”

高粱跑出教室，找到另一个班的核桃和猴子，先是问他们身上有没有吃的东西，两人都说没有。高粱翻了他们的衣兜，的确空空如也，然后说：“你们两个下午不用上课了，跟我去完成一件光荣任务。”两个伙伴不解地看着他，对高粱的“光荣任务”，他俩已经见怪不怪了，不是偷橘子，就是挖地瓜，反正不怎么光荣。猴子暗示地盯了核桃一眼，核桃说：“啥事，我们不敢跑。”

高粱指着他们，仿佛知道他俩在想什么，“你们两个有点出息不，有啥敢不敢的。梅花饿晕了，我们送她回家，这是学雷锋，快去跟老师请假。”

猴子：“万一老师不批呢。”

高粱狠狠盯住他：“不批也得走，你们就怕老师，老师又不吃人。”

两位伙伴无奈朝办公室跑去。

两分钟后，两人背着书包跑回来，兴奋地告诉高粱请到了假。

高粱大手一挥，“走！”

三人跑到高粱教室，两个伙伴帮着把梅花放在高粱背上，高粱背着梅花，两个伙伴跟在后面，三个人匆匆下山去了。

一路上三个人轮换着背，一个小时后才走了一小半，两个瘦弱的伙伴早不堪重负。高粱只好尽量多背，走到半路时，肚子空空的他也坚持不住了，一下摔在稻田里，幸好田里没有水。高粱喘着粗气问他们怎么办。

“干脆用抬，这样省力气。”还是猴子聪明想出这个办法。于是高粱搂着梅花双臂，核桃和猴子一人抱一条腿，三个人抬着梅花呼哧呼哧朝她家跑去。当三个人大汗淋漓把梅花抬到家后，梅老头却很不耐烦，直接让他们走。

高粱实在忍不住了，他对梅老头说：“梅大爷，梅花没吃早饭，你又不让她带午饭，梅花都饿晕倒了，你心肠太黑了，你就不是人！”

“就是，你就不是人。”核桃也附和道。

梅老头见几个小孩子居然敢骂他，一下冲到门边去拿家伙，三个人见势不妙，落荒而逃。

三人跑到不远处的山坡上，高粱大声骂道：“老不死！老不死！”核桃捡起一块泥土，就朝梅老头扔去，气得梅老头又朝他们冲过来。

第二天早上，高粱走进教室刚坐下，梅花就悄悄塞给他一个馍。高粱这个小子突然眼含泪水，想到前一天还饿晕在教室的她，他又将馍悄悄塞还给梅花。

自此以后，人见人烦的高粱，再也放不下苦海中的梅花。

没多久后的一天晚上，一个梦闯进高粱脑海。

梦中爷爷对他说：“你去看看梅花吧。”

高粱迷迷糊糊中果真看见梅花家的土墙被山洪一下冲垮，梅花被倒塌的墙压着半截身子，她被压着的两条雪白的大腿蹬了几下就再也没动，高粱吓得一下翻身坐起。此时，屋外哗哗的大雨声清晰地传进他耳朵，让他感到汗毛直立，觉得邪乎不已。他从未见过爷爷，他对爷爷的印象仅仅是父亲给他讲过爷爷当年去世时发生的两件奇异事，这两件事让他困惑了很久。

一件事是爷爷死去当年的正月初一晚上八时许。一条大白狗大摇大摆穿过坐在门口的一家人，钻到爷爷睡的床下趴着，怎么也赶不走。第二件事是爷爷咽气

后，家里人拿一根竹竿正要把屋顶弄出一个洞，好让他的灵魂穿过时，茅草屋正中那片用于透光的瓦一下掉落在地。他一直觉得这两件事很奇怪。

高粱坐了一会，又缩回被窝，想想还是不放心，于是又翻身坐起，穿好衣服，拿上一支手电，轻轻推开门，戴上斗笠，一下冲进了瓢泼大雨中。

高粱很快走进一片坟场，这是到梅花家的必经之路。月亮村很少有人敢在夜里单独走这里，长久以来不下十几个人曾说亲自在这里见过鬼，愈发让后来者害怕，高粱从小也听母亲绘声绘色讲过那里的鬼是什么样子。讲得最多的是鬼一袭白衣，长发飘飘，从背影看是女人。也曾传说有不怕者去抱那女子，竟然抱到一笼带刺的野草，扎得那人双手鲜血直流。

高粱不信有鬼，他低着头，急急地走着，闪电把一个个坟头照得比白天还亮。当他走到月亮村那个破败不堪的山神庙前，一个闪电袭来，他不经意抬头朝里一看，一下腿发软，头皮发麻，他尖叫一声，拼命逃窜。

原来高粱看见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女子瞪着一双惊恐无助的眼睛，正站在一堵倒塌的墙边瑟瑟发抖。

高粱跑远之后，停下来捂住胸口，突想起那女子是谁。

她就是月亮村众人皆知的黄疯子。

黄疯子是只比他大七八岁的一个姐姐，很漂亮，此时他已顾不得她了。

高粱跑到梅花家后面时，山坡上流下的雨水聚集在一起，正一股股冲向她家墙上。洪水把屋后的水沟已填满，墙根已淹没一部分，墙角一处已被浑浊的洪水和泥浆掏出一个大洞，水不停往里灌。高粱跑到门口，又敲又喊，梅老头打开门，高粱急促地说：“梅大爷，你的房子快垮了，快叫梅花起来。”梅老头一把抓住他，“你狗日的来得正好，那次你把我骂惨了，看老子不打你。”梅老头一巴掌扇在高粱脸上，高粱摸着火辣辣的脸，朝屋里大声喊道：“梅花，快出来，房子要倒了。”

梅花听到吵闹声，跑到门前，惊讶地看着他，高粱说：“快，快出来，房子要塌了。”梅老头又一巴掌向高粱扇去，高粱躲过，梅老头抓住高粱衣领骂道：“你狗日的半夜三更来，没安好心，老子的房子十几年来，再大的雨也没垮过，快滚开。”梅花站到门外，拦住她爸继续打人，高粱把梅花向屋外拉，梅老头使劲把梅花往屋内拉。三人拉扯之中，一声巨响，梅花那间屋子的一面墙轰然倒塌，墙结结实实压在梅花那张还散发着温热的床上，腾起一股巨大的泥尘。

梅老头拉着梅花就跳出门外，梅花站在雨中，吓得六神无主，梅老头也愣了，这小子太神了。

高粱一声不吭地走了。

梅花看着大雨中远去的高粱，很生气，她对梅老头说：“爸，人家救了我一命，你还打人家，你太过分了。”

梅老头语气缓和下来，“他来是有目的，你防着点，他就是个疯子。”

“你乱说些啥，羊角风不是疯子，是一种病。”

“你再说，看我不打你，滚回屋去。”梅老头忽然很凶地盯着她。

高粱走到半路上，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后怕，这梦太准啦。他不由得加快步伐，当他回到山神庙时，雨停了。他用手电往里一照，黄疯子仍蜷缩在墙角。高粱走进去，对她说：“姐姐，我送你回家。”黄疯子头也不抬，高粱伸手去拉她，黄疯子一口咬住他手背，高粱挣脱掉，疼得双脚直跳。

高粱生气地走出庙子，径直往家走去。

此时，黄疯子母亲正为弄丢了她在，家中大哭。

很快，1978年的冬天来了。

西北风呜呜的刮个不停，月亮村大地笼罩在一片寒冷和饥饿之中。

冬天，是月亮村村民最难熬的季节，粮食和蔬菜都差不多快吃光了。

又一个大雪飞舞的早晨。高粱喝了一碗稀饭后，从半山腰上一个木门伸出脑袋，左右望望，然后一下窜进了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一个褪色的黄绿色帆布书包斜挎在他肩上，脚上穿的一双旧胶鞋已经裂开口子，上身薄棉袄腋下已露出棉花，裤子是他父亲的，他把两个大大的裤管连同那个坏了的衣袖，用一根细绳子紧紧系住，随着他嘴里不断呵出的雾气，冻得通红的脸上，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透着一股狡黠的光芒。

“狗日的，下那么大的雪，冷得老子快遭不住了。”他嘟囔一句。

满山遍野被厚厚的雪覆盖。高粱从一个个破旧的草屋旁跑过，村民们裹着薄薄的被子正在酣睡。当他从一个独居的老头家门口经过时，一条大黄狗朝他狂吠个不停。他停下来，从书包里摸出弹弓，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闭上一只眼睛，将橡皮筋使劲往后一拉，瞄准，手一松，石子带着一阵疾风，直奔狗而去。很快，安静的山村响起一阵阵呜呜嗷嗷的嘶叫声，打破村子的宁静。高粱朝狗做

一个鬼脸，身影很快消失在山的拐角。

二十分钟以后，高粱来到一个山脚，山顶上就是月亮小学。小学是由解放前的一座寺庙改建而成，教室四处的缝隙用玉米秆塞着，几间教室立在山顶，苍穹之下，学校显得是如此的孤单和荒凉。只有读书声传出时，才能感知它的存在。高粱搓搓手，一口气冲上了山顶。当他跑到教室门口，同学们都已端正坐在座位上，等待上课铃声敲响。高粱在同学们的目光注视下慢腾腾走到座位上，把书包放好，然后习惯性转头向最后一排看去。梅花的座位又是空的，高粱的身子软软地坐下去，他估计梅花又不来上课了。梅花不来，是没有吃早饭，她父亲又不准她带午饭到学校，肚子一直要饿到晚上，有好几次，梅花饿晕在教室。前一次，他和核桃、猴子抬她回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这个死老头太狠心了。”高粱在心中骂了一句。

上课铃声骤然响起，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李富夹着课本走进教室。高粱瞅准时机，趁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一个猫步，如一只狐狸般一下钻出教室。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那个寒风呼啸的山顶上。

同学们对他这种另类举动，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搞不懂他成绩为啥还是好。李富回过头看见他窜出门口的背影，啥也没说，继续上课，他觉得高粱是他十几年教书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大怪物。

高粱在积雪的山路上跑着。风从他脖颈的缝隙不停灌进领口，一直钻到胸膛，他不时用手把衣领紧紧勒住。跑到中途，高粱突然感到胸口一种强烈的疼痛，继而他眼前的田野开始摇晃，山也在旋转，他眼前一黑，身子如一根木棍一样，直挺挺地倒下去，砰地砸在地上。

高粱躺在雪地，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雪花慢悠悠飘下来，一片片洒在他身上，他浑然不知。

高粱的癫痫又发作了。

几分钟后，高粱睁开眼睛，双手撑地，慢慢站起来，冷得全身僵硬的身上，沾满了雪花和泥土。对这个病他已习惯，幸好这次发作时间很短，不然他可能就冻成冰棍，僵死在这条路上了。高粱拍拍身上的雪，像没事一样，挪动脚步，朝梅花家慢慢走去。

半个小时后，高粱来到梅老头的茅草屋前。

“女娃子读啥子书，反正要嫁人，”屋里梅老头的训斥声和梅花呜呜的哭声传出来。

高粱轻轻敲门。

门嘎一声打开，梅老头恶狠狠盯着他，“你来干啥？”

高粱小声说：“我叫梅花去读书。”

“读你妈个鬼，关你屁事。”梅老头把门往外一推。门刚要关上时，高粱从包里掏出一个窝窝头晃了晃，“这个给梅花。”梅老头眼睛顿时一亮，一把抢过去，先咬了一口，然后递给正在生火的梅花，“拿去，想读书就快走。”梅花擦掉眼泪，接过那个残缺的月牙形窝窝头，用纸包好，放入书包。

梅花跨出门，同高粱一同跑入风雪中。

两个瘦小的身影在山路上一前一后地移动，漫天飞扬的雪花悠悠荡荡地飘下来，梅花脑后的一条长长的马尾，随着她的步伐在身后左右摆动，头顶上用红布扎的蝴蝶结，如一朵鲜艳的玫瑰，照亮了那片寒冷灰白的天空。

跑着跑着，前方路上出现了一棵坠满果实的柿子树，一个个沾满白霜的硕大柿子在树枝上直摇晃。跑到树下时，差不多走了一半路程。高粱抬头向上看了一眼，吞了吞口水，两人又继续往前跑。跑出不远，高粱突然停下来，转身朝柿子树跑去，梅花也怯生生地跟着他回到树前。高粱如猿猴般三两下就爬到树顶，他伸手向那颗最大的柿子而去，几次都差一点点。梅花在下面吓得直跺脚，不停催他，同时不停朝主人家看。高粱的手始终差那颗柿子几厘米远，他不停地往前伸手，可始终够不着。正在此时，梅花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屋子里扶着墙走出来，梅花一声惊叫，高粱一慌，一下硬生生把那根树枝拉断，人和树枝一起掉到了地上，高粱爬起来就和梅花一阵狂跑。

两人跑出很远后，高粱回头一看，主人站在门口一动没动。

高粱拍拍脑袋，“那个人是瞎子，不要怕。”

梅花小声地说：“以后不准再摘他家的果子。”

高粱：“为什么？”

梅花表情有些难过，“他看不见，很可怜。”

高粱：“我保证以后饿死都不会再偷他家的。”

“你刚才好像一只大猩猩。”梅花忽然咯咯笑出声来。

高粱摸着脑袋，“你咋这样形容我？”